

不要再漠视

□ 蒋焰 合肥

2019年3月21日上午,我认为是个值得我个人记住的日子,不是炫耀自己做了什么,而是觉得正义感应该得到弘扬和传播。

早上上班又遇车堵,终于绿灯亮起,不管是四个轮子还是两个轮子,大家都开足马力狂奔起来,突然我前面一戴眼镜骑手的雨蓬刮到了他前面的一壮小伙子,此小伙子顿生不满,第一次停住了车,破口大骂,起先戴眼镜小伙子还能忍让,没有说什么,毕竟是他不小心先碰撞他的,我在后面也说了句:“都是上班的,别说了”。我以为也就算了,谁知刚过十字路口不久,居然二次停车,那壮小伙得理不饶人,继续谩骂,眼镜小伙也停下车来,我在后面见势不妙,也跟着停下了我的电毛驴,边停边大声说道:“你们不要这样!”说时迟那时快的,那位眼镜小伙被骂急了眼,跑到路边想捡砖头的架势,我的心也随之紧张起来,脑子里第一反应是要不要拨打110呢?同时我的嘴里又再次奔出那句话:“大家都是上班的不容易啊!”眼镜小伙告诉我:“他骂我”,我说我知道,我在你们后面都看到了,你也不是故意的。一时间本来就狭窄的马路立刻拥堵了起来,壮小伙见此情景也不再谩骂了,先骑车离开了,好了,一个巴掌拍不响了,人们也渐渐散开了,道路也恢复了正常秩序,避免了一场恶性交通堵塞。最值得庆幸自豪的是未发生血腥事件。

上班途中我很开心,感觉我能够劝慰到别人,从而避免了一场事故,真的很高兴。(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劝)比起以前胆小、懦弱的我真是天壤之别啊,也可能是年龄到了,毕竟是20多岁孩子的妈妈了,那两位小伙子也就比我孩子大几岁的样子。可能是母爱的一种本能吧。

再想想前段时间被网络上疯传的:在公交车上因乘客与开车师傅发生口角,而其他乘客却在一旁观望没有一位站出来劝慰,最终车坠入江中导致全车人遇难,陪了葬。多么惨痛的教训啊!类似这样的事件真的不能再“不关己、莫闲管”了,而是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也许你微不足道一言一语的劝慰就能化解一场血腥的搏斗,甚至有可能挽回几条鲜活而宝贵的生命。

让我们都伸出爱的援手吧!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和谐。

最愧疚的事

□ 徐玉向 蚌埠

2001年正月初二,我辞别病中的父亲踏上南下的火车。

当我走过堂屋时,隔着东头屋的门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远远喊了一声“爸,我走了。”“好”。一个微弱的声音传进了耳朵,隐约还有些轻微响动传来,可是我的脚步已迈出了家门。

临行的前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床前。他要母亲务必拿出几百块钱给我,理由是我单位发工资还要一段时间。之后他支开母亲和我又单独说了一些话。我中途两次要离开都被他叫住,我从没想过他是在交待后事,我始终觉得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

父亲万分焦急却又力不从心地喊我“不要走……先听我讲完……”他左手紧紧撑在身子下面,用头抵着被褥想要抬起来。他的右臂似举着千斤重物一点一点挪到我的面前。父亲被肝癌折磨得已不成样子,眼眶深深陷了下去,袖子里空荡荡的,一截包着皮的枯骨在支撑着衣裳。他的手呈现出灰黑色,干裂的皮肤没有一点光泽。眼前的父亲只有那双熟悉的眼神仍紧紧地热切地盯着我,似乎想要把我的模样刻进脑子里一般。我的眼前闪现出小时候被他高高举过头顶,以及我大病时日夜守在我身边的一幕幕往事来,那时的父亲是多么的健壮,父亲就是我们的天。可是眼前,眼前的父亲却是那么的衰弱。侧身坐在床沿,我心中不由万分恐慌起来。至于那天说的内容我却早已没有印象了。

父亲为了给家里省些钱放弃做肿瘤切除手术。每次跟我通电话他总说“问题不大,比前几天好些了”,还特意写了封信安慰我。年前我刚到家母亲便嘱咐我多陪父亲说话。我素来木讷,倒是父亲主动问起我单位上事情,却绝口不谈他的病。他连起床的力气都快没了却安慰我说能熬过年就有希望好起来。过年当天父亲还挣扎起来吃了半碗米饭和一些青菜,于是我沉重的心里开始升起一丝希望,父亲真的会好起来吧。正月初五晚上接到电话说父亲不行了,待我扒火车回来时父亲已去世了。

我未能尽儿子的责任照顾病中的父亲,甚至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清明将至,谨以此文纪念父亲,愿父亲安息!

迎客松警卫员

□ 日月 合肥

1986年9月30日,我刚调到武警安徽总队政治部不久,机关要派一个由司政后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武警黄山大队督导和检查节日期间警卫执勤任务。我作为政治部的代表一早就和工作组其他2名同志一起乘坐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出发了。

合肥至黄山直线距离仅有320多公里,现在车程约3个多小时,可30多年前交通没有那么便捷,我们乘车要绕道芜湖,经南陵、泾县、旌德、绩溪、太平,方能到达。我们一路颠簸7个多小时,到了傍晚才到达武警黄山大队。大队位于黄山风景区汤口镇温泉西侧的一幢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红砖瓦两层楼。一楼驻着一个中队,还有一个中队驻守在入字瀑南侧的半山腰上,另外还有一个中队驻在山外,其大队主要担负着黄山警卫执勤任务,平均每年至少担负二级以上警卫执勤任务达六七十余次。同时,每年旅游旺季时还要在山上山下担负巡逻执勤。我们此行来黄山,就是要检查国庆期间执勤工作落实情况。

第二天一早,按照工作组人员分工,我上山到各个执勤点检查执勤情况。一路上,我还不时地询问着官兵常年在山上执勤情况,陪同的干部如数家珍地给我讲述着他们常年在黄山执勤的酸甜苦辣,讲更多的是他们如何完成外国元首警卫任务、如何在险峻景点保护游客安全……

不知不觉爬了2个小时的山崖路,精疲力竭地来到了玉屏楼前,只见这人山人海,十分拥挤。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可以歇歇脚的地方,坐下喝口水,陪同的干部就用对讲机喊来在此执勤的3名武警战士。3名战士一听说我是来检查他们执勤情况,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也许我是因为从事新闻工作,比较有亲和力;也许是因为他们常年在山上执勤,和什么样的人打过交道,见多识广。没聊一会,他们就没有那么胆怯了,他们开始一五一十地给我介绍起一上午的执勤情况,介绍完后,他们还告诉我说,他们都是迎客松的“警卫员”。我一听,心里不禁有些疑惑。心想:怎么一棵树,还会有警卫员?他们似乎从我的表情,猜出我是半信半疑,便十分认真地说:“这可都是真的。”陪同的干部也在一旁插话道:“是的,迎客松是国宝。配有警卫员,而且还是经国务院特批的。”随后,他们把我领到文殊洞前,指着洞顶上一棵寿逾千年、风姿健美的古松,破石矗立,枝干苍劲,松高10米,干围2.05米,冠幅东西10.7米,南北13.65米。四季翠叶如盖,刚毅挺拔,巨枝伸展,舒臂迎客,彬彬有礼。他们告诉我,这棵古松,就是驰名中外的中国瑰宝“迎客松”。为保卫“国宝”安全,武警黄山大队的官兵曾三次冒死相救。

陪同的干部还绘声绘色地给我介绍起1985年1月9日那场罕见的特大雪灾之中,他们是如何抢救迎客松的。

那天傍晚,整个山谷,悬崖不时传出阵阵的枝桠断裂声……山上山下唯一能联系的一根被冰雪压得直颤抖的电话线,突然从山上那端向山下发出了呼救:“迎客松被厚雪压顶,濒临枝断树倒之灾,千年古松危在旦夕!”抢救迎客松,保护国宝!黄山风景区管理局立即召集各路人马,制定出缜密的营救方案。第一路抢险队,由园林技术人员紧急出动了。第二路人马,

是由武警、木工组成的抢险队,也迅即开拔。从大队驻地汤口到迎客松,要经过温泉、慈光阁、立马桥、打鼓洞、半山寺、金鸡叫天门、天门坎、卧龙洞、小心坡、渡仙桥、一线天、蓬莱三岛、文殊洞……虽有15公里长、1.6米宽的登山游览步道,但小道两旁全是悬崖峭壁,被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分不清哪是路,哪里有沟。官兵依据长年累月执勤任务的经验,凭着感觉,用竹杖、木棍试探着路,双脚不停地往前移动着、移动着……

到了小心坡,道窄坡陡,台阶如冰凌,简直就像一个冰滑梯,但官兵们冲在前用粗粗的麻绳,一端系在岩石上,一端系在腰间,慢慢地荡过去,到了一线天,官兵们傻眼了,眼前的一线天已被大雪牢牢封住,绕道,全是危岩峭壁,没有路可走。战士们恨不得马上生出翅膀能飞过一线天。

时间,对迎客松来说就意味着生命。这,傲雪凌霜千年古松能否挺得住这罕见雪灾,官兵们心中一点儿也没数。这分分秒秒,对官兵,对迎客松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呀!

在官兵心中,迎客松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谊的象征。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珍爱这棵古松。周总理生前也最喜爱在人民大会堂挂的迎客松巨幅铁画前与外国元首合影留念。这是国家的“瑰宝”,作为黄山卫士,一定要用生命去捍卫它……

这是官兵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心愿。急中生智。其实这并非智,而是官兵们的一腔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和血肉之躯去强攻这被雪封死的一线天。官兵一爬过一线天,攀登到文殊洞,小心翼翼地清除迎客松上的积雪。接着,又给压弯的松枝绑起了支架。迎客松在军民的奋力保护下,化险为夷,安然无恙……

在迎客松前,见到了它的“警卫员”,又听到“警卫员”讲述了这鲜为人知的动听故事,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整理好军容,也挤到迎客松前留个影,意味着我从此也真正成为了一名迎客松的“警卫员”。

我草草地吃了点干粮,告别了迎客松“警卫员”,又继续朝天都峰、光明顶方向攀去……